

黄土风情

追寻牡丹

赵磊

自从在青化砭镇裴渠村任第一书记以来,闲暇之际总与村民们聊家常话理短,也偶尔卖弄一下自己作为一名老林业工作者所积累的林业知识经验。2022年7月8日上午,我在村委会整理资料时,村民杨应福再次来到村委会嫁接杏树。无意间说起牡丹川的来历,我顿时来了兴趣,便让杨应福老人为我们讲讲千年牡丹的故事。在其他几个老伙计的撺掇下,杨应福便娓娓道来。

相传,天庭王母娘娘率领众仙女云游,下界来到此地,在一棵老杜梨树下静坐观景。眼前的美景令王母娘娘和众仙女交口称赞,欣赏了好一会儿,才驾云西去。而就在她坐过的地方,留下了一滴殷红的血。后来,这滴血在阳光的照耀下,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幻化,便长成了一株妖娆的牡丹。而后,在这株牡丹灵性的驱使之下,它的周围便繁衍出无数牡丹。牡丹花遍及山野,远远望去,这里成

了一片牡丹的海洋。因而这里便以“牡丹川”相称。而这株具有灵性的牡丹花,也被人们称为神草。千百年来,被人们崇拜和敬仰。

杨应福继续说,上世纪70年代,他曾担任村上的林业员,裴渠村山崩间郁郁葱葱的刺槐树以及院落中、耕地间嫁接的瓜果桃李,很多都出自他的手。牡丹近两米高,人立于从中,被花丛淹没。从灌有五六人宽,只要在视线范围内,不论远近,都能看到这株牡丹。花开时节,这株牡丹绽放着紫红色的如碗口大小的牡丹花。花香千里,雍容华贵,众芳之中,唯此争艳。花期之后,牡丹花不结籽,叶子比普通牡丹大,并能嗅到血腥的味道。无论什么牲畜,靠近后闻到其味,便扭头而去,不会咬食。

传说归传说,但对于这株牡丹真正的来源,无人知晓。总之,祖祖辈辈的人们守护着它,敬仰着它。

2014年8月26日,裴渠村和裴庄

村在牡丹原址立了纪念碑,设置了围墙,进行了补植,现存牡丹14株。

1972年,延安市相关部门专门为这株牡丹拨付专项款500元,用于管理与保护。可鉴于当时的村情社情,这笔钱最终还是用于别处。原本计划安装的保护围栏和其余相应措施也未能实施。但对牡丹的日常管理,由杨应福老人负责。1976年春,市药材公司发布信息收购牡丹树根,回收价格为每斤4元。在那个饥寒交迫的年代里,这个价格足以让人心动。也就是这年,在这里争香斗艳、独领风骚千年的牡丹被人掘地三尺而结束了生命。据说当时挖出的牡丹根直径有十多厘米,根部总长一米多,重量达120斤,可卖480元。这在当时足够一户人家修三四孔石窑洞,或添置一些别的家庭可望而不可即的家当。正当私挖这棵牡丹的人准备将其出售时,被当时的社教工作队抓获。违法者受到了严厉的批斗,也得

到了应有的惩罚。牡丹根也上交给了相关部门。而这屹立在牡丹川的千年镇川之宝,就这样退出了牡丹川人民的视野。

上世纪80年代,裴渠村村民薛明如(已故)将牡丹原址衍生的牡丹移栽到了自家院落,移植过来的牡丹得以存活。院落中现存最大牡丹的直径也达到两米之多,是整个牡丹川已知最大的牡丹。后来,牡丹川移植的牡丹也多源于此。

如今,在牡丹川的山野之中,已经很难发现野生牡丹踪影。而牡丹川的牡丹文化却更值得我们继续挖掘并传承。在很多农户的院落中,时常可以看到牡丹独特的风姿。相信若干年后,在牡丹川勤劳淳朴的民众的保护中,在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中,在农业农村的全面发展中,裴渠村一定会以全新的姿态和面貌再现一个山川秀美、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牡丹遍野的大美山川。



走过青春

珍贵的塬上水

杨坚民

记得刚插队的时候,有一天,我口渴了,就掀开水缸盖,舀了多半舀子水,美美地喝了一通。这时,水舀子里还剩下小半舀子水,我就顺手泼到了地上,放下水舀子,抹了一把嘴,刚要离开。

这时候,不知谁在我肩头拍了一把。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临时帮我们知青做饭的李正信老汉。老汉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翘着花白的山羊胡,笑着对我说:“你这娃子,要是到别人家也这么喝水,人家非揍你不可!”

“干嘛揍我呀?”我用力甩开他按住我肩头的手,不解地问。

“你渴了,到谁家都可以找水喝。你喝多少人家都不吝惜。但喝剩下的水,你得给人家倒回缸里去,不能泼到地上啊!”

“那多脏啊。”我不以为然地说。

这时,老爷子突然收敛笑容,严肃地说:“咱们生在塬上,每一滴水都来之不易,往后你慢慢就会明白的。”

我们知青,可以看作是一个大家庭。日常劳动生活中,我们分工明确:男知青常年下地干活兼砍柴等,女知青除下地干活砍柴外,还要轮流在窑里做饭、磨面、驮水。

下沟驮水,一般都是各家各户凑够几头、十几头驴一起下沟。而下沟驮水,没必要家家户户都派人去。大家互相帮助,这次你家去一个人,下次我家去一个人。一般都是共三四个女娃即可,这中间也包括我们的女知青。偶尔还有一两个壮年汉子跟着下沟驮水,最多也就是四五个人。

好劳力一般都不肯误工专门去驮水,只

有在自家生活用水实在接不上的情况下,他们才肯误工下沟驮水。

我们村的水源,是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开凿出来的一个一米多深的长方形大水槽。一股从石缝中源源不断流出的清凉甘甜的泉水灌满水槽后,便漾出石槽边缘,在沟壑里向着下游继续流淌。那宽宽的石槽,可以一次性放入十几只木制的密封桶。每只密封桶上有两个木塞子,灌水时,木塞子须全部打开,泉水就会顺利地灌入桶中。

灌满水的木桶非常重,要把这么重的两个木桶稳稳地固定在驴驮架上,既要费把子力气,还要讲究技巧。

要往驴身上挂这么重的桶,驴往往也不会顺从的。这就需要两个人共同配合。一个人牢牢地抓住驴缰绳,控制住驴,使其不要乱动;另一个人的一只手首先要将一只桶举到驮架顶端放稳,另一只手提起另一只桶,放到木制驮架的一边,用膝盖抵住,然后迅速用铁锚链锁住两个木桶把儿,再缓缓地将两只桶平稳地挪在木支架的两边。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由于生活所迫,这些农村的半大女娃们,从十岁左右就已经开始下沟驮水了。

山间蹄声驮蹄来。女娃们吆喝着长长的驴驮队,开始向山上攀爬。只见小毛驴的两条后腿交替着向后伸直,用力蹬着坡道,两条前腿也是前后交替着,努力向前,驴尾巴一撇一撇的。能够使上劲儿的驴,肚皮也会绷得紧紧的。

那时候,乡亲们连饭都吃不饱,驴就更吃

不好,只能喂些谷秸和麦秸,基本没有什么营养,所以身体也不是十分健壮。

你不给驴吃饱吃好,驴就会给你颜色看。驮水途中,一旦走到陡坡或湿滑的路面,驴往往会摔得滑倒,趴卧在地上。这时候,要由一个人使劲往前拉缰绳,另一个人用肩膀使劲抵住驴尾巴根,驴自己也得使劲,才能爬起来。而有的驴由于体质弱,跌倒之后即便再使劲也爬不起来。这时候,人们只得先把驴身上驮的水桶卸下,才能把它扶起来。

羊粪是农家粪肥中分量最重的一种粪。生产队经常要掏羊圈,用筐往地里送羊粪。长时间掏羊圈挑担子,可以使人练就一副铁肩膀,我们男知青个个都成了挑担能手。

凭着这副铁肩膀,我们也能和村里的好劳力一样“撂草打兔子”了。我们一边吆喝着驴,一边挑着水,爬上几里山路,把水挑到窑里。

刚开始,我们没有掌握挑水的技巧,常常是满满一担水挑到窑里后,两桶水就各剩下半桶了。要知道,那个时候,身上的汗水流多少都不心疼,桶里的水洒到地上一滴,都心疼啊!

为什么老乡们就能稳稳当当地把整桶水挑到窑里呢?经过长期摸索,我们男知青都掌握了挑水的技巧。

毫不夸张地说,几十年后的今天,如果让我再次挑上满满一担水行走在稍陡一点的山坡上,我依然可以一路碎步小跑却不会洒出一滴水。如果要爬较陡的坡,我还会随着前进的步伐,把两只水桶前后晃悠起来。借着水桶的惯性,给腿部一定的助力。这样既省力,水也不会洒出来。

“我的第二故乡”——北京知青回延安掠影



● 孙四敏(左)回李渠中庄与老党员交谈



● 又见乡亲

四颗西红柿

刘京和

1969年,延安下坪公社风调雨顺,麦子收成不错。看着场院上高高的麦垛,社员个个乐得合不拢嘴。在延安这片靠天吃饭、广种薄收的黄土地上,白面从来都是饭桌上的稀罕物。村民一年只吃三顿白面,头一顿是麦子收割以后,第二顿是春节的水饺,第三顿是清明的花馍。为了庆祝丰收,知青人乡随俗,准备用新麦子磨成面粉蒸白馍,买些鸡蛋,改善一下生活。

听说前村可以买到鸡蛋。前村坐落在东边附近的山腰上,跟我们村隔了一条沟。

早上,下起了阵雨,中午雨才停。不一会儿,太阳露出了笑脸。我拿着装鸡蛋的脸盆,兴高采烈地冲出窑洞,迈着轻快的步伐踏上通往前村的山路。雨后天晴,空气十分清新。一阵阵阵风夹杂着泥草的气息迎面扑来,令人心旷神怡。阳光透过云缝,照射在被雨水洗过的山野里,水珠凝聚在晶莹剔透的树叶上,像无数颗珍珠在田野中不停地闪烁着光芒。

山路在沟里转了几个弯后,一排窑洞出现在眼前。院内,几个穿红肚兜的娃娃正在围着白杨树玩耍。看着陌生人到来,他们停止了笑声,站在院子中,用好奇的目光望着我。忽然又像想起什么,赶忙跑回窑洞给大人报信。

院内角落里,有几只母鸡在一座磨盘周围觅食。这时候,一位年轻的婆姨从窑洞中走出,出现在我的面前。她的身后露出一个稚嫩的小脸。我主动上前打招呼,

告诉她我是本村知青,来这里想买些鸡蛋。那婆姨知道我的来意后,热情地指着对面的窑洞说:“李树贵家的鸡正在下蛋,或许攒了不少鸡蛋,到你家问问。”

社员李树贵是一位浓眉大眼、身材魁梧的中年汉子。他头上扎着白羊肚毛巾,身穿浅蓝色白布衫,手里拿着旱烟袋。平时少言寡语,干起农活却生龙活虎,是队里的骨干劳力。在地里劳动时,我对他已经很熟悉了,但对他的家庭还很陌生。

李树贵的家是三间土窑洞,空地上整齐堆放着柴草。窑洞两侧有几棵高大的杨树。我站在他家窑门外边喊了几声,窑洞里没有回音。走进窑内,正窑没有人,顺着侧门来到东窑,看见一位老奶奶正坐在炕上做针线活,两个曾见过面的小娃娃依偎在她的身边,一缕阳光透过窑洞的玻璃窗斜射进来。窗外山野明亮的青绿色配上窗户外红色的剪纸,别有一番浓郁的陕北风情。

我走上前对老奶奶说:“我是咱队北京知青,这是李树贵家吗?”老奶奶抬起头来,眯成一条缝的眼睛从老花镜的上方打量着我。她摇摇头,没有回答。不知是上了年纪耳背,还是听不懂北京话。我凑上前,大声地重复了一遍。老奶奶似乎听懂了,对我说:“李树贵和婆姨雨没停就下地了。”我又问:“我想买些鸡蛋,您家有吗?”

“有,有,这会母鸡正下蛋,我攒些鸡蛋,正准备去供销社社换些油盐回来。”听到老奶奶的回答,我心里高兴极了,庆幸今天采购

鸡蛋会如此顺利。

只见老奶奶推开柜上的盖屉,金黄色的糜子上盖了一层白花花的鸡蛋。我数了一下,共32个。当年,一元钱可以买17个鸡蛋。我掏出两元钱,递到老奶奶手中,对她说:“两个鸡蛋就算了。”老奶奶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说:“等鸡再下了蛋,我让娃给你送去。”

“不用了,谢谢您!再见了老人家。”我端着满满一盆鸡蛋,满心欢喜地沿着山路返回。

我刚出院子,忽然听到身后有娃娃们的叫喊声。回头一看,只见两个娃娃向我呼喊着跑过来,手里举着四颗硕大的西红柿。娃娃气喘吁吁地对我说:“叔叔,奶奶说鸡蛋没了,拿西红柿顶,行不?”我俯下身,拍拍他们的小脑袋。“不用了,叔叔家有,留着自己吃吧!”娃娃们固执地摇着手里的西红柿,“不行,奶奶说了,必须让叔叔收下,咱不能欠人家的!”于是不容分说,就把西红柿放到了脸盆里,转身向前村跑去。就在这一瞬间,我的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50多年过去了,那位延安农村老奶奶的相貌和娃娃挥舞着西红柿向我跑来的身影在我脑海中怎么也挥之不去。奶奶慈祥端庄的面孔,满头的银发,布满眼角的皱纹,和蔼可亲的笑容,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曾经,在延安下坪公社牛家沟插队吃的那么多苦,早都忘得一干二净,可这些平凡的事情,却始终令人难以忘怀。它们常会将我带入温暖的回忆,静静地藏在我的内心深处,与心灵相伴相随。